

文壇新銳 千面寫手

# 甘耀明 魔幻鄉土 寫出客家新傳奇

●蘇品勻/報導

走進桃園縣客家文化館的演講場地，一入場就聽到滿場的笑聲。甘耀明正在台上講述自己從小在家鄉苗栗獅潭聽聞的鄉野傳奇及家族故事，不時摻雜著客家話，讓聽眾沉浸於他所創造的語言世界之中。

甘耀明的父親是客家人，母親是生長於嘉義阿里山的閩南人。客家話跟閩南話其實都是他的母語，只是從小在客家莊成長，因此在文化上的概念他便自認為是客家人。

六年級小說家 獲獎無數

甘耀明也是近年來文學界的閃耀新星，從踏入文壇以來備受期待與重視，因為他在寫作語言上的運用獨樹一幟，建立了個人的風格。二〇〇二年出版第一本小說集《神祕列車》，便得到多個文學獎項的肯定，由於寫作題材多元，還被文學評論家李爽學封為「千面寫手」。二〇〇五年出版第二本小說集《水鬼學校和失去媽媽的水獺》，拿下中國時報開卷年度十大好書獎，評審並譽為「年度最有創意的作品」，成為首位獲得這個獎項的「六年級小說家」。首部長篇小說《殺鬼》表現豐富的語言，更獲得來自各界的高度評價，因為客家的鄉野傳說、鬼神、習俗，都在他的小說中得到一種新的詮釋方

式，形成了另一種的文化傳遞。

大學畢業後，甘耀明當過客家有線電視台記者，也曾在全國唯一的森林中學，位於苗栗山上的「全人中學」當過教師。然而對他來說，這一切的經歷都是為了寫小說而鋪路，因為想要寫作一定需要人生的歷練，不多看一些、多感受一點社會，寫出來的東西就缺少了靈魂和生命力。

起初，甘耀明認為記者是最能看人生百態的行業。在跑新聞的時候，常常會看到一些屍體、腦漿等一般人害怕的東西，初生之犢不畏虎，他總是第一個衝上前去採訪。不過到後來，卻是越看越可怕、越看越膽小。剛開始的時候會覺得對這個世界很好奇，可是當採訪一段時間，了解整個社會的運作後，他發現自己還是在一個找不到出口的迷宮裡衝撞。因此他進入全人中學當了三年「沒有圍牆的教師」。

成長於客庄 書寫人性客家

全人中學是一所在教育體制外的學校，在這裡每一位學生可以依照自己的興趣、能力，訂定自己的課程，教育風格相當自由。他說：「如果說當記者是加深對社會的觀察體驗，當老師則是對內在心靈的撞擊。」在全人中學期間的寫作給了甘耀明一個充足的緩衝時間，也讓他寫出了一些自己覺得還不錯的的作品，也是在這個時候，甘耀明逐漸將生活重心放在寫作上。

甘耀明表示，他在寫作的時候，某種程度上都會使用客家元素作為一個背景。因為自己就是在客家莊生長的，因此在寫一個鄉土的故事，自然而然就會把客家莊放入文章中。例如：客家文化中的靈神。他說小時候總是聽到大人說哪家的孩子被靈神捉去，深夜動員全村的人拿手電筒上山裡找……。這個原本是大人用來恐嚇小孩避免小孩接近山野的故事，由於印象深刻，甘耀明便把它寫成小說《靈神之夜》。

其實，甘耀明在書寫的時候並不會特意的去「推銷」客家文化，反而是以比較軟性的方式，去向大家介紹客家這個東西。「客家，也是人」，甘耀明強調。在他的文字裡不會刻意強調客家是一個優秀的民族，或是傳達族群沙文主義的思想，他強調的是客家的「人性」。因此，在他的小說中，神是有情感的，客家人也會偷竊、耍心機。在用客家莊為背景寫作時，他先曝露客家文化的缺點，讓更多人看到自己的民族也有這樣的弱點，而能打破從心

新世代作家的相互結盟，所謂的「8P」包括甘耀明(後排左二)、李素蓮(後排左一)、伊格言(前排左一)、張耀仁(前排右三)、王聰威(前排右一)、許榮哲(前排右四)、高翊峯(前排右二)、李志疆(後排左三)，在文壇開創一個新的風氣。(甘耀明/提供)



裡認同。

要介紹客家有很多人可以寫，要記錄客家歷史也有很多人可以做，甘耀明其實更想做一個單純的創作者，但是因為在他的創作裡融合了客家的社會、文化意識，因此很容易被冠上「客家作家」的頭銜。然而對他來說，「客家」其實只是文學的一個附加價值。他認為所謂的「客家作家」是比較狹隘的一種說法，好像就只能用某一種特定書寫的方式來創作。然而文學是相通的，有地域性、世界性，每一部文學可以看到作者在寫的是某一個文化性的區塊，如果過度去強調「語言」這個東西，就容易變成政治上的工具或宣傳，這是不樂見的。

靈活運用 客語讓文學更真實

在客家文學這個區塊，新世代裡面能夠使用客家語言創作，但是又打破讀者的族群界限，甘耀明做到了。寫作中加入客語，堆砌文字的空間以及故事的張力，卻又不會造成讀者在閱讀上的困難。在這個部份甘耀明開創了屬於自己的「甘式語言」。因為作為一個語言的傳達者，客語的篇幅短，語言的障礙不大；客語歌聽不懂歌詞，可以聽旋律；客家劇聽不明白對話內容，可以從演員的動作表演看出劇情。但是如果是完全用純熟客語寫小說，單一的語言就會有一些危險，讀者一定看不懂，這就是一個障礙。甘耀明著重的是文學，目的也是在文學。在他的小說中，客家莊點綴客家話，讓傳說更真實、場景更具體，傳遞給讀者的效率更高。小說被稱作小說，藝術能量的表現還是最迷人的部分，「不然就去寫政論和地方志就好了！」他直截了當地說。

甘耀明透過寫作轉換自己對生活的想法，以故事的方式呈現給讀者。在他的小說中可見他對客家語言、文化、歷史與生活史的掌握，或用迷離幽麗的筆法，以童話技法重新架構民間傳說、習俗或俚語，將人性的純真善良，與動物的擬人情思，置入魔幻驚豔的場景。透過天馬行空的想像，歷史的刻痕，賦予小說語言藝術性。他用一個報導的角度寫作，因為這樣在對事實的闡述上會更清楚、更客觀、更有效率。文學已經不是單向的溝通，而是一種文明與思想的交流。

創作 要讓靈魂找到窗口

甘耀明認為人生到一個階段，每個人能做的事就那樣。他說：「我現在能做的就是寫作。」越長



甘耀明第一本短篇小說集《神祕列車》，寫作題材多元，獲得「千面寫手」的稱號。(甘耀明/提供)

大就發現自己能做的就那幾件事情，而且會變得很真實。在寫作方面，對甘耀明來說，能做得比較好而且有發展。他說自己的人生有兩個目的，一個是維生，一個是創作。維生不外乎取得溫飽；創作就是要讓靈魂找到一個窗口，而每一個人創作的方式是不一樣的。

對甘耀明來說，他的創作就是寫故事。他強調，「我很幸運的是，我的創作在某種程度上也成為我的職業。」甘耀明用文學記錄他從小看到的、聽到的故鄉，兼容並蓄，並且將持續耕耘不斷。

青澀愛戀 文學美麗的開始

●蘇品勻/報導

為什麼想要走文學？甘耀明語氣略帶羞澀的表示，高中時喜歡一個女生，她喜歡文學，所以認為自己也要喜歡文學才能跟她接近，也因此考進了東海中文系。但是在進入學校之後，他開始思考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歡文學，也曾經想過要轉到其它系所，畢竟文學系並不是他最初的理想。

然而在大一下學期寫了一篇以家鄉獅潭風景、鄉野奇譚為場景的文章，獲得老師大力讚賞，這不是一個莫大的殊榮與肯定，對甘耀明來說更猶如一支強心針，抓到了對未來的一個方向，老師也建議他留在中文系，走創作這條路。大三時得到系上小說獎第一名、校內小說獎第二名，更確立了甘耀明日後的寫作命運。「一路寫了十年，波折很大，寫的過程中也曾

想過要為自己找一條退路，不要再走創作，因為那不是一個可以維生的工具，一直走下去不一定可以讓自己得到一個溫飽。」他一直在摸索自己的風格，後來終於找到「魔幻鄉土」的寫作方式，這是他比較上手、個人辨識度比較高的一種寫作手法。

「傳說是我寫作上面很重要的符號，融合了台灣鄉野傳奇，把這一套運用在小說或故事裡面，我把它強調成一個故事時，就變成我自己可以書寫、發揮的特色。」甘耀明的小說從對土地及家族的感情出發，文字裡，包含了對土地的感情、生活的體悟、地方傳說還有整個家族的性格。小時候客家莊的生長環境，成了他在創作上相當重要的一個創作源頭。



邱一帆創作頗豐，集結成多本書出版。(陳欣霓/攝影)

用恩兜个母語寫恩兜个文學

# 邱一帆 詩寫生活 樸實的熱情

●陳欣霓/報導

從竹南火車站一路騎著機車，來到了南庄，沿途的景色從熱鬧的小鎮慢慢轉為恬靜的鄉野風光。幾十分鐘的車程，到達了客語詩人邱一帆位於南庄的老家，一棟混合了歐式風格外觀與傳統磚瓦的建築物，矗立在狹窄的產業道路旁，顯得格外搶眼。

踏入邱一帆的家中，觸目所及是牆上各式各樣的匾額。當被問到這棟別具特色的建築以及牆上的匾額時，他的臉上露出了自豪卻又帶點靦腆的微笑。「房子是我父親親手畫的設計圖，然後請人幫忙蓋起來的。」淑德可風」、「宏揚母教」是我媽媽獲

選為苗栗模範母親得到的匾額。「光照書林」、「堅忍圖成」都是爸爸的。」

也許是受到優秀的父親所影響，對於自己的作品，邱一帆不諱言的說他每篇都很喜愛、很有自信。「算是有點自戀啦！」一種詩人獨有的不羈性格從他的言談中隱約地透露出來。

不僅是位傑出的詩人，邱一帆也是名國小教師，但他不因為忙碌的工作而忽略了創作，反而是珍惜每一分閒暇的時光，寫出自己的詩篇。或許就是這份對於創作的執著與喜愛，再加上他不拘小節的豪邁性格，才能創造出一篇又一篇精彩的詩作，使他被譽為當今客家詩壇中「最有熱情的詩人」。

邱一帆曾在二〇〇八年「用咱的母語寫咱的文學/用恩兜个母語寫恩兜个文學創作獎」獲得多項大獎，更以〈火焰蟲季節〉得到客家語散文教師組的第一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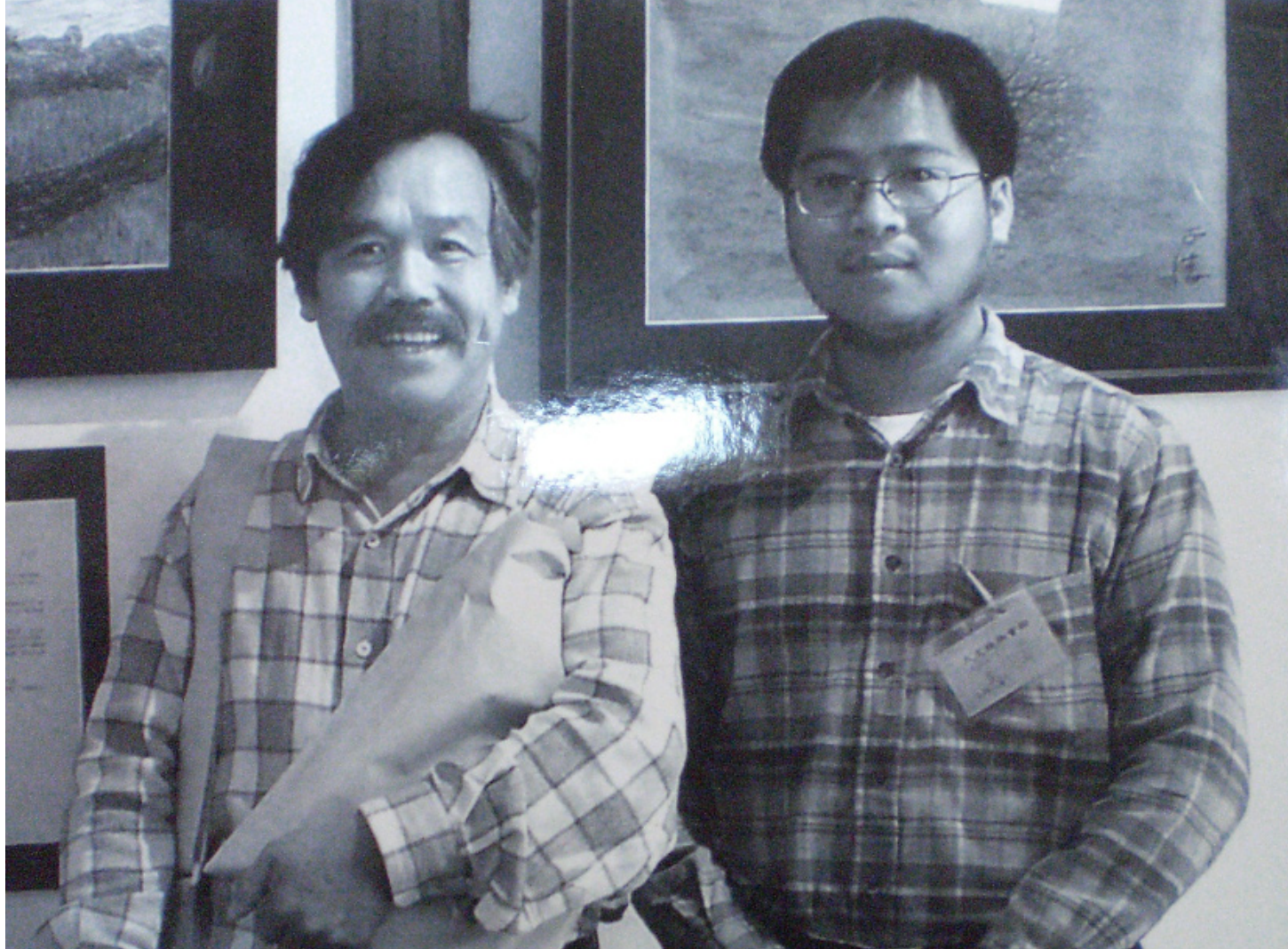
表達自己 不是翻譯

為什麼堅持要用客語寫作？難道都不怕別人看不懂嗎？面對這樣的問題，邱一帆心中似乎早有答案，「就像學古文一樣，一開始也看不懂，但透過翻譯跟指導，慢慢的就能感受文章的主題與內涵。」他認為創作不是翻譯作者心中的感受，所以作品一定要先感動自己，在創作時，不需要擔心別人能不能理解，那是閱讀層次的問題，自己能夠被觸動就好，下一步才是感動他人。「更何況，世界上為什麼會有那麼多語言？如果只是为了溝通，那大家都學同樣的語言就好了，又為什麼要提倡母語呢？」他補充道。

邱一帆認為，同樣的一個東西，不同的族群所給予的命名也不一樣，命名會影響一個人的觀點。這其中除了稱呼的不同之外，更深一層的意義是觀察的角度不一樣。例如：南瓜，華語稱「南瓜」、閩南語稱「金瓜」、客家話稱「番瓜」。講法不一樣，命名的根據也不同，可能是來自南方、顏色、外來品等等意思。

「不同的族群在面對自然、人文、生活也是用不一樣的角度去切入，所以用自己的語言去表達自己的生活，才不會變成翻譯。」他說，這是他堅持用客語創作的理由，用自己的語言描繪自己生活的題材是最恰當的。而觀看世界的角度，也會因為使用的語言不同而有所改變，有了這種想法之後，就會比較懂得包容其他的文化。

邱一帆(右)的啟蒙恩師范文芳(左)，雖然目前已退休，但仍孜孜於創作。(邱一帆/提供)



邱一帆拿出與恩師—范文芳老師的合影。相片中的他與現在沒有太大差別，只是少了點霸氣與自信，眼神中有分法生疏的不確定感，而他身邊的范文芳臉上則是淡著開朗的微笑。

恩師啟蒙 思維趨多元

「他做人很純粹、很誠實，給人感覺是很樸實、很努力的在教學研究的路上前進。」邱一帆說，在創作的路上，范文芳是他的啟蒙者，但邱一帆在大學時卻沒有修過他的課，直到研究所時，才請他擔任指導教授。范文芳對邱一帆最大的影響是在思維，讓他觀察事物的角度變得比較多元，因而也會得到比較豐富的答案以及比較容易讓人接受的觀點。甚至當他把作品拿給范文芳過目時，老師也不會直接的說不行或是退件，而是幫他提供一些沒照顧到的面向與問題，使他能夠更深入的思考與呈現。

文字創作者當然最需要靈感，「靈感的來源，就是生活！有了生活，作品才是有內容的，不是無病呻吟的。」邱一帆說，人是有感覺的動物，看到的、感受到的，都是創作的題材，處處都是靈感的泉源。住在鄉下，雖然生活機能比不上都市，但田野就是生活的主要舞台，這樣的生活情境是都市人無法接觸到的。以〈山莊(扣暗夜)〉這篇作品為例，表現了鄉下的寧靜、安祥、治安良好，山裡面的夜晚又是多麼地令人神往。

說著，不需紙本，邱一帆便朗誦起這首作品，富含了情感的聲調，抑揚頓挫的隨著音節而起伏，朗誦完畢之後，順勢的就唱起了這首描寫山間夜色的詩作，搭配上音律，讓人就算因為語言的隔閡不懂其中意涵，也能從美妙的韻律中體會出這是一篇好作品。

高境界語言 就是文學

邱一帆說，其實透過創作，他也在重新學習客家話，十餘年來，他愈來愈篤定用母語創作是值得

走的路。因為創作是一種語言的轉換過程，語言是文化的載體，也是文化的一部分，關係是很密切的，而較高境界的語言，就成為文學。他發現客家話和華語其實是一樣的，都是生活與藝術創造的用語，語言都是平等的，因此母語不只是阿公阿婆的語言，也是很現代的！

作品數量很可觀的邱一帆，同時也是《文學與客家》的主編，他說此刊物是用客語寫作，並且有客家詩、散文、小說的評論。「是台灣第一本客家創作專刊，應該也是全世界第一本！」

而創作頗豐的他，目前出版了四部作品集，全為詩歌，有些編成了曲子，〈山莊(扣暗夜)〉就是其中的一首。

曾有人給了邱一帆「最有熱情的客家詩壇新銳」的封號，對此他笑了笑說，「我創作十幾年了，新銳應該是指我年紀還算滿年輕的，還不到四十歲哩！但新銳這個詞，也代表了還有很大的發展性。」

誠懇表達 別怕看不懂

這番說詞，也展現了邱一帆堅持使用母語創作不懈的熱情。而近年來，使用母語創作的作家有增加的趨勢，對於後輩們，邱一帆提醒，千萬不要怕別人看不懂，用母語表現自身族群的文學是最好的方法，只要表現出自己的誠懇就可以了。創作的過程中，一定會有挫折，但是不需要擔心，因為生活中就有很多題材了。「真正在創作時，是會感受到喜悅的，當一篇篇的作品產生，得到別人和自己的肯定，慢慢的就會有成就感，就會有力氣前進。」他鼓勵道。

但邱一帆也說，創作這條路不太能夠當成職業。台灣雖然是個高度經濟發展的國家，但在文學這塊還是滿薄弱的，客觀的情況下，很少有人能夠靠寫作賺錢。他說創作只是他的興趣，閒暇時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罷了，現在他可能遇到的瓶頸，就是沒有時間去完成自己的寫作計畫。退休後，他想專心的耕耘自己真正有興趣的這片寫作園地。



父親對邱一帆(左)的影響頗深，身後為父親所獲得的匾額，圖右為邱一帆堂弟。(陳欣霓/攝影)